



主办：齐鲁晚报 东南汽车

>> 两千年前“试验田” 如今处处见“中都”

“千年佛都、儒释圣地”，这是汶上的城市品牌。二十多年前，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内佛牙舍利的面世，让这座名不见经传的鲁西南小城又热闹了起来。每到农历三月十五，朝圣的人流便会如潮水一般，从四面八方涌向汶上。近年来，当地更是倾力打造宝相寺景区和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节，在这种大背景下，究竟汶上的儒家文化保存状况如何，我希望从这次探访中寻得答案一二。

汶上不通铁路，从长途汽车站一出来，远远便望见了金光闪闪的佛塔，原来，这里离宝相寺只有一河之遥。汽车站广场正中有处主题雕塑，亦是佛手拈花的造型。

在汶上县城漫步，还是会发现一些不一样之处。汶上虽然有香火鼎盛、名震四方的古刹，但儒学和孔子对这片土地的影响显然要早得多，也深刻得多。

汶上似乎更喜欢叫自己为“中都”。中都大街、中都文苑、中都广场、中都宾馆、中都特曲、中都博物馆……在汶上街头，“中都”二字的出镜率甚至比“汶上”二字还高，初来乍到的人也许会产生一种进入中都城的错觉。

为了考察当地百姓对孔子的认知度，我在街头做了个小实验，随机询问了六名附近的居民。有意思的是，提起“中都”的来历，无论白发老翁还是黄口小儿，答案都差不多：孔子在这里当过官，做过中都宰，从孔子那时候开始，汶上就叫中都了。

文脉还真是割不断。当地百姓提起孔子总是客

气、敬仰的态度，他们建议我去中都文苑广场瞧瞧，说那里有座很大的孔子像。刚听到“中都文苑”这个名字时，我习惯性地以为是处商业楼盘，没想到居然是大广场。

在路人指点下，我到了中都文苑广场，远远便望见了高大的孔子像，果然气势不凡。看雕像基座铭文得知，孔子铜像高9.5米，基座高6.6米，加起来足有五六层楼那么高。这座孔子像于2013年建成，曾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孔子铜像，可见当地对孔子、对儒家文化的定位之高。

或许，在汶上人眼里，只有这么高大的铜像才配得上孔子吧。汶上可谓孔子一生中少有的政治“试验田”，公元前501年，51岁的孔子终于有了主政一方的权力，出任中都宰。在这里，他行教化、劝农耕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留下了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的美谈。

众所周知，孔子是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却不是优秀的政治家，甚至只能算政治的失意者。然而，人们并不否认他政治思想的可取之处。生在拼拳头的时代，礼乐仁和、王道乐土无非缥缈，于是从古至今，多少人都在替孔子鸣不平，同情他无用“文”之地。

好在，还有中都。在短短一年的中都宰任上，他将自己的理念变成现实，给当地百姓带来切身的实惠，让大家一度过上了美好的“小康”生活，也让世人看到了以礼化人、以德治国的意义所在。这是孔子之幸，更是中都之幸、百姓之幸。

难怪，两千多年过去了，人们依然念着他的好。

■重走孔子之路⑥

风润中都

□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

汶上文庙

>> 文庙升级为体验基地 研学游圈粉“10后”

到汶上县城寻访孔子遗迹，有个地方不得不去，这便是汶上文庙。

汶上孔庙的大门上挂着一块“孔子宰中都博物馆”的牌子。工作人员介绍，2015年，当地政府对戟门、大成殿、明伦堂等古建筑进行了落架大修，并在东西两侧新建起仿古建筑，分别展示孔子宰中都文化和古代科举文化，进一步丰富了文庙的文化内涵。

重走孔子之路的旅程中，总要经过大大小小的文庙，它们的建筑结构往往相差无几，然而走进汶上文庙，我还是受到了震撼。

好大的文庙。汶上文庙大成殿系明代建筑，长22.5米，阔13米，高11.6米，上覆琉璃瓦，内外皆施斗拱，悬山式建筑，一座县级文庙能有如此规模实属罕见。景区工作人员介绍，明嘉靖年间，曲阜长支衍圣公早殇无嗣，汶上孔氏后裔孔胤植继得以袭衍圣公爵位，因此，汶上各支孔氏后裔纷纷被加官进爵，汶上文庙亦不断扩建。

端详大成殿，我意外发现匾额下方悬挂着一幅，上书“济南市馆驿街小学二年级春季课程研学活动”字样。询问工作人员得知，汶上文庙现在针对不同群体开发出了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：针对青少年学生，设计了以寒窗苦读、尊师重教为主题的青少年传统文化体验活动；针对成年人，布局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儒家文化教育活动；针对党员领导干部，布局了以“孔子宰中都”施行仁政为主题的政德教育活动。



近年来，研学游已成为汶上文庙的主打特色，前来报名者络绎不绝。

奥妙就在大成殿东西两侧。外表是清一色的仿古建筑，可室内的布局却各具特色：有的设计成了明代的县衙，参观者可以坐在大堂上、穿着朝服过一把穿越瘾；有的设计成微型迷宫，参与者可通过单个隔间的电子屏幕答题，答题成功后电子门自动打开，继续通往下一个隔间；有的则提供活字印刷、拓印、投壶等体验项目，供参观者尝鲜……总有项目会让你跃跃欲试，这是一座有活力、可以玩的文庙。

“前期组织的多期研学游活动，打造了成长、学习等主题内容，参与其中的青少年反响不错。”工作人员如是说。到访当天，虽然没遇到成群结队的研学队伍，但我并不怀疑这座文庙对年轻人有足够的吸引力。

孔子当初周游列国可谓开研学风气之先，而研学最重要的应是带着兴趣上路。如今，要想让生长在互联网时代的“00后”“10后”，对研学特别是传统文化主题的研学感兴趣，就应根据他们的特点，与时俱进，精心设计路线、选择体验方式。

汶上文庙的尝试是值得借鉴的。传统文化跨越历史的长河流传下去，既需要汇聚古典建筑的博学大成，又应当融入现代布展艺术的奇思妙想。如此，教育才有魅力，文脉方能延续。

“重走孔子之路”受关注

今年3月起，本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“大地上的论语”，本报记者重走孔子之路到今天已推出6期：孔子故里曲阜、出生之地尼山、闻韶乐与入仕历练之地临淄、与程子倾盖交谈的郑国故城、任职中都宰的汶上……关于这次文化之旅的所见所闻所思，不但在齐鲁晚报“人文齐鲁”版面上精彩呈现，同时也在齐鲁壹点上实时播报，点击量高达上百万，使更多的读者共享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。有读者留言说：“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地在哪里也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重温典故知历史，接受传统礼仪文明的熏陶”。

近年来，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，人们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认识更加客观全面。在本报重走孔子之路活动启动前，已有不少人士做着类似的研究或寻访工作。

梅庆吉曾长期从事图书出版工作，他注意到，从汉代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开始，后人一直没真正搞清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。2012年退休后，他循着当年孔子的足迹实地考察，先后四次重走孔子路。

在梅庆吉看来，重走过程最大的收获，莫过于使自己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他认为，当年孔子周游列国，走到基层，亲眼看到各地礼崩乐坏，民不聊生，试图通过施行仁政来解决。可当时社会动乱，各国都要通过战争来解决，所以孔子推行的东西让执政者感到不实用。“这才是为什么孔子处处碰壁、不得志的原因”。

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“如果每人发一本书，让大家挹‘之乎者也’，很少有人能坚持。但是要让他们循着孔子的足迹，到一个地方学一句话，这样想必他会终生难忘。”有鉴于此，梅庆吉希望让更多人有机会重走孔子路，而不是局限于个别圈子。

如今，他是“跟着孔子去旅行”项目的负责人，凭借多年的寻访实践经验，已陆续设计出部分孔子文化旅游线路。他主张将学术研究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旅游产业，一方面能让学术研究更加可持续，另一方面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儒学研究中去，感受到一位真实的孔子。

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长期致力于孔子文化研究和推广，在他看来，孔子思想既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，又有一些不受时代限制的永恒思想，可以为任何时期、任何人所接受。孔子思想既然能历代永存，必然至今仍有其现实社会价值，这些“永恒的范畴”值得当代人深入研究。

他认为，周游列国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事件，孔子并没白白浪费十几年，而是有了实地接触、考察社会的机会。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，对这位文化巨人的铸造，显然起着重要作用。

当年司马迁为了写《史记》，亲自到孔子故乡调查，听到许多真实材料，如实地记录下来，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，但司马迁只是一人调查，一人访问。“如果铺开面，有更多的人调查，更多的人访问，肯定能得到更多的资料，更能多方面、多角度地了解问题，有助于学术研究、传统文化普及。”骆承烈表示，历史是复杂的，重走孔子路本身是件有重要价值的事，应当提倡和鼓励。

本报记者 张九龙

